



何永蟹 著

火焰山上找宝贝

HUOYANSHAN SHANG ZHAO BAOBEI

少年儿童出版社

火焰山上找宝贝

何永鳌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火焰山上找宝贝

何永鳌 著

黄 胄插图 陈清之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5 字数 32,000

1958 年 3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统一书号: R 10024·3906 定价: (三)0.16 元

目 录

一	在巴坎村·····	1
二	游过“魔鬼的海”·····	6
三	尼牙孜一家·····	10
四	到三十里大峒去·····	13
五	“老羊头,老羊头”·····	19
六	平地裂开一个大坑·····	21
七	戈壁歌声·····	26
八	二月风雪·····	28
九	爬上火焰山·····	33
十	瑰丽的聚宝盆·····	38
十一	不平静的夜晚·····	42
十二	意外的风波·····	46
十三	山崩地裂·····	50
十四	平峒里的故事·····	54
十五	白胡子老人的歌唱·····	57
十六	彩虹千里·····	60
	重版后记·····	64



一 在巴坎村

七月，吐鲁番盆地的早晨，显得格外凉爽。一望无边的大戈壁，在早晨的阳光里，金光灿灿，象海浪一样连绵几百里。

就在这盆地的边缘，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名字叫巴坎村，村子里住着十几户维吾尔族人家，过去都是靠挖锰矿生活的。说起锰矿，人们都知道它是一种稀有的黑色金属，是炼钢工业的宝贵原料。可是这些宝贝都储藏在哪里？埋藏量有多少？谁也不清楚。昨天晚上从乌鲁木齐来了一支由解放军转业战士和地质工作者组成的探矿队，就是根据当地老乡挖矿的线索，进一步来揭开这个大自然的秘密的。他们一来到这里，马上就在离村不远的坎儿井附近，支起了三个白色的帐篷，一个高大的蒙古包，这就是他们的“家”了。

这一天，天刚闪亮，探矿队里的杨专家就从帐篷里钻出来，他狠狠地吸了一口这清晨的新鲜空气，然后提着一个布口袋向附近的渠边走去。他那



前额上斑白的头发虽然已经脱落大半，但看起来还是一个结实健壮的人。现在，他打了一盆清水，简单地洗了洗脸，就刷刷刷地刮起胡子来，就象是一个青年小伙子要去参加什么约会似的。

忽然，从身后传来了马蹄声，他回头一看，原来是队里的女卫生员小玲同志来了。

“专家，你为啥又在刮胡子？五十多岁的人啦！把胡子留起来多好！”小玲骑在满身大汗的马上调皮地笑着。专家用刮胡刀架指指小玲说：“小鬼练得怎么样？能骑着跑了吗？”没等小玲答腔，迎面飞来一匹白马，专家笑着说：“小玲子，可真要好好跟你的这位好朋友

姑丽学习啊，我骑了十几年的马，还没有她骑得好。”正说着，骑白马的小姑娘已经走近了。她光着两只脚，骑在没有鞍子的马背上。头上密麻麻的梳着十几条整齐的辫子，黎明的晨风吹动着她额前的头发和胸前耀眼夺目的红领巾。专家用十分羡慕的眼光望着她说：“勇敢的小骑手，你骑马真棒呵，将来一定有出息。”姑丽高兴地笑了。

专家想继续刮完他的半边胡子。但从远处又飞来一匹快马，身后掀起一片尘土。看姿势，老远就知道是队里的炊事员李大均。他常和维吾尔族老乡往来，一年来学了一口维族话，同志们都叫他“二翻译”。他今天起得很早，不知又到哪里去了，现在正催马加鞭往回跑。小玲高兴地迎了上去说：“大均，你的马骑得真好。”

“哟，你也真有心思，把辫子扎起来了，象样，象样，真想当个骑手吗？”李大均骑在马上和往常一样逗起小玲来。接着又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刚才我和队长到尼牙孜家去了，今天还要到白土坡去找锰矿呢！等一会儿尼牙孜到这儿来吃饭，你们看——”说着把手一扬。专家回过头来幽默地说：“小玲子，这回你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刮胡子了吧！”小玲哈哈地笑起来，转过马头对姑丽说：“你还要回家吗？你爸爸一会就到我们家来吃饭了。走！你也去。”说着，俩人提起马缰，朝白色

的帐篷奔去。

太阳升起老高，凉风不知到哪里去了，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直想往地底下钻。过了一阵，队长和尼牙孜骑着马来了，大家赶忙围了上去，和尼牙孜握手问好。爬山虎刘龙着急地叫“二翻译李大均”。李大均说：“看把你们急得象什么样子，人家汉话比我说得漂亮，再说还有我们的‘翻译家’小玲呢。”

尼牙孜快五十岁了，有一脸丰满的维族式胡子，梳得有条有理；穿着一双刚上了油的皮靴；他左手拿着两瓶白葡萄酒，右手抱着一个“热瓦甫”^①。原来尼牙孜是这儿土生土长的老农民、老矿工，又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民间艺人，能拉会唱。探矿队一到这儿，就和他交上了朋友。今天，探矿队要到白土坡去找锰矿，队长特地请他来带路。

在蒙古包里，大家按照新疆的民族习惯，团团地坐在已经铺好的花毡上，各自洗了洗手，就开始吃“抓羊肉”和“抓饭”了。尼牙孜一边吃一边说：“可真了不起，这‘克拉吐巴尔’^②能炼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刘龙从中插问了一句：“老乡，过去你们挖克拉吐巴尔做什么用？”嘴快的姑丽抢着她爸爸的话说：“拿来染布。”

① 热瓦甫，琴。

② “克拉吐巴尔”，意为黑石头，即锰矿石。

“是呵，染布，过去我们挖的都去当颜料卖了。”尼牙孜感叹地指着自己的裤子说：“真可惜。”旁边坐着的几个同志都惋惜起来。老人接着说：“可惜的是挖完了。”专家抬起头来笑着说：“尼牙孜老伯，挖完了？不能这么说，也许还多着呢！”尼牙孜笑着，习惯地理了理斑白的胡须，拿起他的“热瓦甫”弹唱起来。

客人用抓羊肉来招待我，
我用琴声来欢迎你们。
啊，我的战士又来了，
风尘万里是你们新的征途，
挖矿人的一双眼睛，
愿为亲人寻找道路；
啊！克拉吐巴尔呀，
我们不再用你染衣服了，
乌鲁木齐的炼钢炉啊！
我看是你最好的归宿。

悠扬的琴声象一阵阵的和风，从每一个人的心坎上轻轻吹过。这琴声，洋溢着饱经风霜的老人对自己战士的真挚情意，对未来的幸福生活的向往……

二 游过“魔鬼的海”

早饭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过了一会，刘队长庄严地宣布请老人带路到白土坡去。白土坡是这一带老乡挖了几十年锰矿的地方，离村子有二十多里。

马队出发了，不大一会便进入了戈壁沙丘地带。这里看不见飞鸟云朵，青草树木，但却有自己动人的景色！阵阵旋风，不时地卷来卷去，简直象幻影一般。茫茫无边的沙漠，被风雕刻出各式各样的花纹，象无边的金色地毯。只是天太热了，要多喝水。爬山虎刘龙带来的一壶水早已喝光，他正想向小玲要皮口袋里的水，忽然前面隐隐约约地闪现出一片明净的湖水。他咽了一口唾沫，两腿把马一夹，向前冲去，一边高声喊：“快！快！前边有水了！”尼牙孜听了笑着说：“这是沙漠里的神灵和妖怪，它第一次欺骗了你的眼睛，哪来的水？看着是水，可是你跑一天也追不上它。”刘队长也打趣地说：“要是真有水，这儿不是变成水浇地了吗？”刘龙失望地吐了一口唾沫，向后看了看，奇怪，同样的“湖水”又在走过的地方涌现出来。他被这沙漠所特有的奇丽景色吸引住了，忘记了口渴，骑在马上向四周看去。马队象置身在银色的湖水里，湖面散发着丝绢般的光泽，

凡是马队到的地方，“湖水”就非常听话地让开了路。专家骑着一匹枣红马在后边解释道：“过去阿拉伯人管这叫‘魔鬼的海’。这是太阳和沙漠共同为我们表演的幻术，但这对魔术师在阴天的时候就吃不开了。”

但是有几个战士还是不明白其中的科学道理，连连追问专家。这时专家索性拉住马头，耐心地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呢。世界上第一次对‘魔鬼的海’作出科学解释的是法国的数学家孟奇。这位孟奇先生是个水利工程师，他曾随拿破仑率领的军队到埃及去和英国争夺殖民地。当时的法国士兵就看到这种‘海’，便问他，他沉思一番说，因为沙漠中的地面被太阳晒得酷热滚烫，贴近地面一层空气的温度就比上边的高许多倍。这样一来，由于光线折射的影响，人们就产生了一种错觉。那碧波万顷的海水，就是蔚蓝天空的倒影映在地面上。”说毕，大家又扬鞭飞马向“湖”的彼岸“浮游”过去。

白土坡到了。十几匹马都热得满身是汗。大家跳下马来，用缰绳的一头习惯地把马的前蹄捆好，然后开始工作。这白土坡只有几公尺高，象个鱼的脊骨似的。爬上坡便可以看到一条狭窄弯曲的坑道。尼牙孜向大家介绍情况后，大家便下矿坑去了。杨专家打了几块岩石标本，翻来复去地用放大镜检查着，把矿坑的四周查看了一遍，又拿起胸前的望远镜向矿坑两端的大沙

漠望了又望。

两个钟头过去了。同志们集合起来，一边倒出皮口袋、大葫芦里的水喝，一边各自报告个人的发现。杨专家听完了汇报，知道大家发现不多，沉思了一阵说：“同志们，别着急，一点一点的找。这里的矿虽然少，可是我们到底找到了。我们要照着这个线索继续寻找下去。”刘龙擦了擦头上滚下来的黄豆般大的汗珠，从矿石袋里拿出一块乌黑闪亮的锰矿标本，递给专家说：“这是我在最下边打的，距地面二十公尺，矿脉是向南边推延。专家，我敢吹这个牛，下边准有矿。”说着瞪着眼珠注意专家脸上的表情。专家接过标本看了看说：“哦，小伙子，果断是好的，但不可以武断。年轻人应该有果断精神，但和这不会说话的地球打交道，没有可靠的资料是不能随便下结论呵。”接着专家仔细地检查了这块标本，然后望着南边说：“尼牙孜老伯，这块标本是在矿坑的最南头打的，你们为什么不往前挖？再往南还有锰矿发现吗？”尼牙孜想了想说：“看我这记性，倒把三十里大峒给忘了。过去有人到那儿挖过，从这往南走，有三十里，不，我看有五十里。那里有一个大峒，人称‘三十里大峒’。”刘队长追问：“那里矿多不多？”“多，”老人说，“那里和这里不一样，是一块一块黑疙瘩，找到三、五个就能装一口袋。我们把它叫‘老羊

头’。”刘龙高兴地说：“天呐，尼牙孜同志，我倒把您这有血有肉的活标本忘了。”专家笑着说：“你目中无人！哈……咱们去吧！”尼牙孜沉思了一阵，将小花帽向后移动了一下说：“多年没去了……我是可能找到，可那里就有一样不好，爱起‘沙漠风’，卷起的沙子能把骆驼埋住，我们是轻易不到那里去的。”专家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看看队长，队长说：“能打仗的人没有怕去的地方，去一去，没关系，风雪和我们是老交情了。”专家戴上眼镜笑着说：“你看看，我们的阵势，铁打钢铸，来的都是小伙子，象我这样老的没几个。”刘龙应着专家的话使劲的咳嗽了一声，他从空军部队转业来参加边疆建设，好象全身有使不完的劲似的。尼牙孜回头看了看这些青年人，点了点头。老人因为有了这群青年人而感到宽慰，也就放心了。



马队回来的时候，已近黄昏。时间虽然只过了几小时，可是戈壁景象却又变化万千。晚霞把沙漠渲染成一片红色的海洋。远望在沙漠边缘的巴坎村，真象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一片火树银花的“海市”。老人兴奋地骑在马上，拿起“热瓦甫”弹唱起来。小玲子姑娘骑在马上，倾听着那粗犷、抒情的琴声；眺望着如画似锦的蜃楼海市，深情地问杨专家：“你说的那位孟先生还活着吗？”“早已经去世了。刚才讲的那个故事，是十九世纪初时的事，他和那个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啊！科学家的命运总是和时代息息相连。”专家无限感慨地看看自己的战士、自己的学生，低声自语：“……我今天跟随的自然不再是拿破仑，‘拿破车’，而是我们东方的巨人，这是我，这是我们的幸运……”

三 尼牙孜一家

要到“三十里大峒”可不是容易的事。说不定要在沙漠里住下来。为了这，调查队忙着进行准备工作，储备充足的干粮和马料，大量的开水和生水。队里专门雇了三只骆驼来驮这些东西。巴坎村的老乡们也都快乐地忙碌着，特别是尼牙孜一家，忙得就象办喜事一样。尼牙孜的大儿子土尼牙孜到处为队里借皮口袋、

葫芦罐装水。今天早晨他又骑马到鄯善县去帮助同志们买风镜，直到下半晌才回来。尼牙孜的老伴亚沙汗老太太一边忙着烧馕^①一边不住地朝西天拱手，尼牙孜问她做什么，她低声回答：“我祷告‘胡大’^②千万保佑他们一路平安，可别遇上沙漠风。”尼牙孜说：“不保佑我吗？！你别祷告胡大啦，胡大又没长眼睛，你祷告了几十年，胡大也没给你一个坎儿井，一间土房子。”亚沙汗双手摸了摸满是绉纹的脸，瞪大了眼睛，若有所思地回头来看看远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说：“从前谁肯来咱们这穷地方？现在什么都不一样啦！”尼牙孜说：“是嘛，你也想开啦，今天沙漠也要叫它变成宝地。”说着话，门外飞来两匹快马，骑在马上的是队长和爬山虎刘龙。

刘队长进门就说：“尼牙孜大伯，这次出发换一个带路人吧！你年纪太大，家有老小，万一遇上大风，有个好歹，可是个大事。你看能不能找个年轻的？”老人摸摸胡子，有点不高兴地说：“队长！你怎么嫌我老？”这时他的小女儿姑丽叫着说：“爸爸，我去，我十三岁，我年轻！”尼牙孜朝女儿瞪了一眼，叫她住口。一边握着队长的手说：“这不是年轻不年轻的问题，还是我去吧！如果说起风，我比你们要熟悉得多啊！什么风，刮多大

① “馕”，维吾尔族吃的烧饼。

② “胡大”，维语“老天爷”的意思。

时候，我都知道。

就是刮起风来也不会迷失方向。”

“爸爸，我也去，我可以跟你们牵骆驼，看家，马跑了，我给你们套，好吗？爸爸！”小女儿又叫了。可是队长说：“不行不行，她太年轻了，怎么能叫孩子去呢？”姑丽



说：“叔叔，看你说的，我是少先队员啦！”“不行，小同志，你妈是不会叫你去的，这不是去玩。”队长说。这时，正在吃饭的土尼牙孜站起来擦了擦嘴，很有把握地说：“我最合适，今年二十八岁。年轻吧？叫我去！三十里大峒我知道。”这小伙子说话满身是劲。亚沙汗老太太看他们争得不可开交，走出来说：“刘队长，你看我们这一家多热闹，你挑吧！大的、老的、小的，一家都行。要不嫌多，我也算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在铁木里克草原上，对马的脾气最了解。再调皮的野马到

我手上骑三趟就老实了。”这一下可难坏了队长，本来很简单的事倒弄得这么复杂。还是尼牙孜走过来说：“亚沙汗，你，我看就算了吧！叫你的女儿代替你去。土尼牙孜，你就在家种地，也别去。需要你，再来不迟。有我和你妹妹去就成了。”尼牙孜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调查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月亮格外皎洁。月光下，小伙子们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杨专家在油灯下默默地刮着胡子。碰巧又遇见了小玲。小玲说：“专家，这次刮胡子是为什么，是不是又有客人来？”“这次吗？这次是为了迎接战斗，迎接胜利。我象个小伙子吧！”专家和小玲都哈哈大笑起来。

离天亮还有两小时，同志们已经在备马了。队长把全队的马又检查了一遍，然后又格外叮咛小玲说：“可要随时注意马肚带，松了就下来紧一紧。”小玲又对身边的爬山虎说：“注意你的马！”

四 到三十里大峒去

马队出发了，马蹄声特别响，很象在漆黑的戈壁滩上敲打着无边的战鼓。人的眼睛看不见东西，马蹄声的笃的笃走得格外有力。尼牙孜和他的女儿姑丽骑